

战争

第一部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林译 甘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I 512.4

229/
1

战争

第一部

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 林译 甘 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Стадеев И.Ф.
Война
Воен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81

封面题字：沈 鹏
封面设计：平 原

战 争
(第一部)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 林 译 甘 霖 校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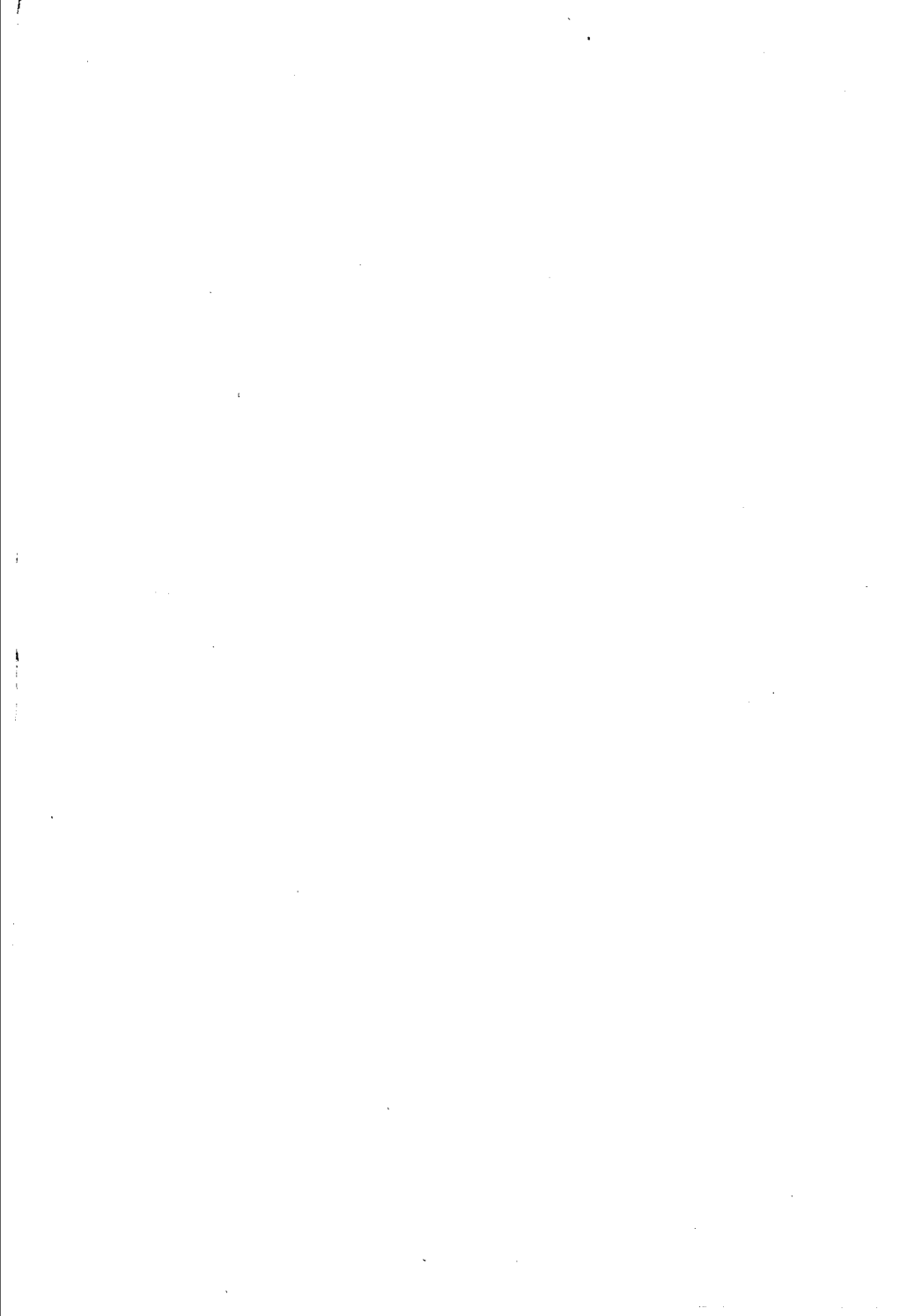
*

850×1168 1/32 4印张 2插页 176千字
1983年4月北京第1版 198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0册 定价0.82元

倘若我们挺不住，
我们也就灭亡了。

——泰米斯托克利

第一部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是包厢里唯一的乘客。因此，他可以不开灯，坐在昏暗中，怀着惆怅的心情体验着孤身一人的滋味。他望着敞开的车窗，从窗口吹进阵阵清爽的风。他疲倦地看着灯光闪烁的列宁格勒在白夜里渐渐远去。他甚至懒得去松一松军服的腰带，仿佛害怕把身上正在逐渐消失的凉意赶跑。

每当丘马科夫少将离家外出时，他都感到痛苦和不安。在军队中服役，离别是常有的事，有时要长时间的离别。可是，尽管他已经走过漫长的道路，两鬓银发斑斑，深红色的领章已绣上将军星徽的金色饰纹，他还是不习惯这种离别，不能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对这次离别，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和不安。这种忧伤和不安深藏在他的心里，迫使他痛苦地想着，生活常常在人们早已不想、并且不愿去想的地方出乎意外地打开一个天地。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到莫斯科去，一般说，是为了一件军人常有的事——担任新的职务。虽然服役和居住地点的变迁总会引起波动，带来不少搬家的麻烦。但这次不同往常，丘马科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妻子和女儿。

一年多以前，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从芬兰前线回来，他

同奥尔加·华西里耶夫娜隆重地庆祝了他们结婚二十周年和女儿伊林娜十六岁生日。尽管岁月流逝，奥尔加仍使他的心不得安宁。她那一瞥、一笑，仿佛又重新激起由于他性格稳重而深藏在他内心的年轻时期对她的火热的爱。这种爱情，正如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时时感到的那样，削弱了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的意志和能力，扑灭了希望。这种希望可能是测量他心灵的深度，测量他的智慧和良心的真正尺度。

他同奥尔加相识还是在二十岁那年。当时他，费佳^①·丘马科夫，是一个勇敢的骑兵，从南部前线回到莫斯科，进入军事学院速成班学习。有一天，他奉组长之命到军事历史教授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罗曼诺夫家去，到他的书房取教材。但教授不在家，却在那里遇见了教授的年轻的外甥女，一位大眼睛、面庞娇嫩、谈笑风生的姑娘。自从那个不平凡的日子起，战士不平静的心就沉浸在甜蜜的痛苦中……长时间内，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不敢相信他——一个来自乡下的小伙子，竟能娶到这样漂亮的姑娘做妻子。

光阴荏苒，青年时代如醉如痴的狂热平静下来了。日常生活的琐事冲淡了欢乐的激情。但是，爱情并没有消失。在他们家里笼罩着宁静的幸福，充满了彼此的关怀和对伊林娜的爱。伊林娜从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她具有某种丘马科夫血统的特点。她的容貌精巧地再现了母亲的美。

刚刚和她们在月台上分别，耳边还响着她们那娇柔亲切的声音。可为什么又会有这种隐约不安的心情呢？……

他们婚后的最初几年，他感到无限的欢乐，那时几乎不可能

① 费佳是费多尔的爱称。——译者

忍受分离。出差或从工作岗位回家时，总象插上了翅膀，为即将见面的幸福喘不过气来。无论命运把他抛向什么地方，去遥远的边防或再次去首都进学院，在同事或同窗的妻子中，谁也比不上奥尔加迷人的魅力。这一点使他感到心满意足。但有时又使他心神不定。因为他知道，男人当中有恶魔，他们不能容忍别人的幸福，也不懂得有不该越过的门坎。他不仅知道，还不止一次见到，在节日的晚会上或在图书馆里（奥尔加·华西里耶夫娜是从图书馆学院毕业的），一群驻军中的无赖缠着他的妻子。有时连最坚强的人也……然而他没有理由怀疑妻子。他久经沧桑，似乎会用心灵来听和看。奥尔加的品行堪称忠诚的化身。他经常感受到她那温柔的目光，宛如撒向他心灵的火花。他理解她那富于表情的嘴唇上一闪而过的微笑……

没有，他从来没有理由责备妻子的某一点。不过，他有时对妻子的那种故作姿态感到烦恼。她可能是无意识的，并非存心的。但毕竟象是卖弄风情。奥尔加总是想看自己的魅力，她的眼睛总在寻找镜子。他强使自己不去注意这些。但是，当他发现妻子在人群中不时用她那双深蓝的诱人的眼睛左顾右盼、或是故做懒洋洋的姿态时，他就激怒了。如果她发现某种赞赏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或者发现周围没有一个女人比自己更漂亮、更妩媚时，她立即容光焕发、欢天喜地，对丈夫也显得更体贴、更温柔，还会无缘无故地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莞尔一笑。这时他心中常常会产生一阵反感。他突然开始感到，奥尔加的举止，甚至对他的爱抚和关心，都是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有时他忍不住了，就责备她。她的反应呢，开始十分惊讶，接着就哈哈大笑，然后她扬起眉毛，说出一堆莫名其妙的甜言蜜语。看来，丈夫吃醋了，这个念头使奥尔加感到有趣，甚至十分开心。于

是在家里，她嘲笑他，说他没有骑士风度，对女人的弱点缺乏幽默感，说他不明白，漂亮女人的这种做法也是美的：引起别人对自己的好奇心，用自己的美给善良的人以愉快，而给嫉妒的人以痛苦。

前天晚上，他们夫妻之间进行了一次出乎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意料的，使他十分惊讶的谈话。晚饭后，奥尔加推开盘子，抬起略带忧郁的眼睛望着他。突然，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声调说：

“你有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嫉妒起来，并且是无缘无故的……”她开始凝视着自己的长指甲。“费多尔，你知道吗？在我们相识之前，我有过一个小伙子……”

“你这话作何解释？”经过不安的短暂沉默后，他问道，他不敢去深想妻子的话的含义。使他更惊讶的不是自白本身，而是妻子略显苍白的脸上流露出的负疚神情。

“是一个熟悉的小伙子……未婚夫……”

“你……爱过他吗？”

从奥尔加睁大的双眼里向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射来一道寒光，她似乎有些后悔这次谈话。她勉强答道：

“一般说，我喜欢他……后来他应征上前线打高尔察克去了……突然，你搞得我晕头转向。”

奥尔加突然发出熟悉的笑声，这笑声常常使他心平气和下来。

他尽力不屈服她那笑声的魅力，而显得平静，甚至是过分地平静，以致使奥尔加深蓝色眼睛上的长睫毛吃惊地眨动着。他问道：

“你为什么瞒着我？”

“我没有瞒……什么也没瞒。”

“你后来向他作解释了吗？”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被自己的提问惊呆了，他发现奥尔加脸上闪过某种奇异的表情。他由于刚才从她那里听到的可怕自白而胡思乱想了。

但是，奥尔加突然拍手大笑起来，随即又沉默了，美丽的笑容从脸上慢慢消失。她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严肃神情望着他。

“你是怎么想的？”奥尔加低声说道，“我以伊林娜的幸福起誓，我一生中除了你没有爱过别人。”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闭上了双眼。奥尔加突然哭泣起来。

这时前厅响起了铃声。奥尔加从椅子上跳起身，跑进厨房。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去开门。

进来的是伊林娜。她不是走进来，而是象一阵欢乐的旋风卷进屋里来的。她吻了吻父亲，然后喋喋不休地谈起她们星期五要举行毕业晚会，所有的姑娘们都热中于新连衣裙，而小伙子们则没完没了地商议着那天晚上如何悄悄地把酒带进学校。

每当这种时刻，当女儿回到家来并谈起学校一桩桩新闻的时候，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总是慢慢地欣赏女儿的天真活泼。她的表情和举止，已隐隐约约地显示出女性的那种巨大转折即将到来。没有这种转折就没有真正的爱，没有使人类得以延续的母性。可是，从没有人找出恰当的词儿来说明这种转折的真谛。他常常为伊林娜充沛的精力感到吃惊。她可以一面喝粥，一面哼流行歌曲，同时斜眼在镜子里观察自己，向母亲说点什么，还用脚尖在桌子底下扒拉拖鞋。可是这一次，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用全部注意力盯着厨房，耳边还响着奥尔加的啜

泣声。

“我妈妈好吗？她在哪儿？为什么不出来迎接她总也看不够的女儿？”伊林娜一连声地问着。不等回答，她已经跑到镜子前，脱下软帽，整理着剪得短短的头。

“女儿，我象往常一样，在坚守岗位。”传来奥尔加·华西里耶夫娜平静的，甚至是欢快的声音。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不安地望去，他见妻子正往餐厅送茶，她脸上没有泪痕，也没有生气的影子。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对妻子的这种自制力感到不是滋味。

她把茶杯放在桌子上，仿佛以赞赏的目光打量着丈夫，接着她妩媚地垂下眼皮，煽动着端正小巧的鼻子的鼻孔，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宽厚地一笑。然后，为了让伊林娜明白，爸爸妈妈是在继续早已开始的谈话，她说：

“我还没有给你说完呢，”奥尔加盯着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抢先说道，“今天上午，我正在涅瓦大街上走，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啊！是他，谢尔盖！……”

“你说谁？”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感到莫名其妙，可是他立即明白了她在谈谁。

奥尔加眯起眼睛，眼神中闪过讥讽的微笑。

“说的就是他，那个过去的小伙子！……”她高深莫测地笑起来。“现在他头上的白发比你的还多……成了科学博士、工程师！身旁还有他的妻子……可怜的谢廖沙！他在哪儿物色到这么一个丑八怪呢？”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好象认输了，他在桌旁坐下来。

“这样吧，费佳，”奥尔加·华西里耶夫娜短短地呼出一口

气，接着说，“星期天等着招待客人吃饭吧。”

“星期天我要去钓鱼！”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感到无法抑制自己的怒气，喊了起来。

“费佳，牺牲一次钓鱼吧……”奥尔加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丈夫，“要知道，我已经邀请了他们。你们认识一下吧……”

列车正在通过铁桥，车厢外响起隆隆声。直到这时，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才发现，列宁格勒已留在后面，消失在白夜的朦胧薄雾中。

不必去钓鱼，也用不着招待不速之客了。离星期日还有两天，他接到紧急召唤，启程上路了。

“费佳，一定要给我打电话。”他记得，当他们在车站向软席车厢走去时，妻子是怎样嘱咐他的。

“明天晚上从莫斯科给我打电话。然后从明斯克……到星期天，不管你在哪儿，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听见吗？”

这句“听见吗”听起来象是某种警告，不知为什么深深地刺进他的心里。他明白，奥尔加希望就在她接待客人的时候，他能打来电话。

伊林娜在前面跟搬运工人并排走着，晃着手提包，左顾右盼。这也是一件沉重地压在他心头的事儿：他不喜欢女儿模仿母亲的习惯，老盯着人看，好象在询问人家：“你们看到了吗？我有多美？！”

有人在敲包厢的门。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的思路被打断了。门开了，女列车员从门缝向里张望。

“您要茶吗？”她问道。

“谢谢，暂时不要。”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回答。

门关上了。他开始想到职务，想到由于匆忙启程，不能象往

常那样钱行，只好推迟到搬家时再举行。他走了，象平时出差一样。

一切都很突然。今天上午，丘马科夫少将还在司令员办公室里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军区指挥机关的工作。

车厢的摇晃、车轮单调的隆隆声，窗外夜色中的森林象黑色的激流，这一切汇集成异样的宁静。这宁静产生了从容不迫的、并不连贯的思路……脑海中闪过司令员送别时的笑容。走后会不会受到责备？匆匆忙忙交代工作、签署文件。没有来得及为司令员准备关于提升两个师长呈报人民委员部的建议，他只好请他的副职做这件事……说心里话，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还不相信两位年轻的团长阿法纳西耶夫和维赫列夫已经能胜任师的领导工作了，尽管他们也还聪明。

而他自己，丘马科夫将军又如何呢？能指挥一个机械化军吗？这可是个新玩意。当然罗，也不完全是新玩意：一九三二年红军中就已经建立了这种兵团。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不知是因为没有认真研究西班牙战争的特点和困难，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理由，认为编制较小的坦克部队在战斗中更机动……生活是聪明而又铁面无私的，它迫使人们很快地迷途知返。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自己研究了国内外的资料，总结了德国坦克集群在西欧和东南欧的作战经验。然后，写成文章送往杂志社，文章受到重视……一个星期以后，现在主管在西部边界构筑防御地带和筑垒地域的沙波什尼科夫^①元帅从莫斯科给他打来电话，赞扬了他的文章，并要求他针对德军进攻战役中的机动行动，书面提出防御一方应采取的对抗行动的基本原则，以便在构

① 鲍里斯·米哈依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1882—1945)，苏联军事家，元帅，1940年8月起任副国防人民委员。——译者

筑筑垒地域时作参考。这项任务使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面子上十分光彩。他连续几夜怀着喜悦的心情坐在写字台前工作，此刻他随身携带着一篇不长的论文，准备呈交给元帅……

是的，很明显，丘马科夫在现代战役学方面的先进观点受到了重视，于是，看来做出了决定：既然你如此热烈地赞成组建机械化大兵团，那你就组建一个，并亲自指挥吧。

可是，为什么这么紧迫呢？今天早晨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刚回到办公室，专线电话铃就响了。他抓起听筒，传来红军干部部的工作人员卢卡托夫中校的声音。

“祝贺您就任新职！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传来卢卡托夫彬彬有礼的声音。“通过密码电报发去的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收到了吗？”

“没有，没有收到，什么新职？”

“电报已经发出。亲爱的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您必须在明天早上赶到莫斯科。您被任命为机械化军军长。我祝贺您！”

多么突然啊！为什么这么仓促？……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思想无法集中。当然罗，前不久在人民委员部曾询问过他，如果让他带一个军去西白俄罗斯或乌克兰，他有什么想法。但并未具体研究。

“我需要时间交代工作。”他压下心中的慌乱，对着听筒说。

“要赶快办，将军同志，这是命令！”卢卡托夫中校的声调十分生硬，仿佛他就是这个命令的化身。接着又开玩笑地补充说，“我的任务是传达命令。我们这种人在莫斯科是小人物，正如人家所说的，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他心里感到不快。他明白，这种不快是因为通知他这一任

命的不是别人，而是这个卢卡托夫。

阿列克谢·卢卡托夫……那是一九二五年，在边远小城扎波利耶，简陋的营房被松柏树林挤到了河边，灼热的烈日照射着空旷的沙质操场……就是在这里，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初次见到了卢卡托夫。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是被派到扎波利耶组建并领导步兵团的。

他发现，卢卡托夫连的营地一切都有条不紊。可是营地上的人们为什么一个个都愁眉苦脸呢？起初，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并未十分在意。他认为，是自己突然的到来打扰了战士们。可是后来，排长们纷纷向他提出申请，要求把他们从卢卡托夫连调往其它分队。丘马科夫把连长召来了。

直到现在，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还记得当时卢卡托夫那一双冷漠、呆滞的眼睛。

“为什么同排长们搞不好团结？”

“他们都是不良分子，团长同志！”

“有证据吗？”

“我尽量收集，团长同志！”

“为什么你的连军事训练落后？”

“他们全都不好好干，团长同志！”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想，卢卡托夫之所以这样回答问题，可能多多少少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提得太片面。他为自己的态度生硬而感到内疚。他想让卢卡托夫谈谈，谈一些基本的东西，谈谈作为一个领导，对性格各式各样、智力千差万别、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的人们应该怎样领导。他什么也没有谈。卢卡托夫呆滞的、象从黑洞里向外张望的眼神里，露出恐惧的神情。象是偶尔闪过某种念头，连长眼珠斜视，嘴角抽搐着，似乎马上就要

推心置腹地谈了，但是，眼中的光随即熄灭了。他叹了一口气，淡淡地说：

“我一定纠正，团长同志！”

丘马科夫无法改变卢卡托夫的僵态。

在战术示范作业上，营长让卢卡托夫指挥行军中的前方尖兵。丘马科夫再次看到，卢卡托夫对最简单的情况都束手无策。他挺着胸脯，瞪着双眼，用惊慌而嘶哑的声音喊道：“跟我前进！”可是“跟我”到哪儿去？采用什么战斗队形？到哪一地区？任务是什么？所有这一切，他在慌乱之中忘得一干二净。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向师部提出：撤换这个不称职的连长。师部以严厉训斥的口气回答：“称职的干部不是天生的，要培养。”

一次，团里接到一项命令：派三名优秀连长去集训。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在犹豫不决之后做了一件违心的事。诚然，有一点是他可以聊以自慰的：让卢卡托夫好好学习一次。他心神不安地为卢卡托夫写了一份相当含糊、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鉴定。

半年后，卢卡托夫神气活现地回到团里，他被任命为营长了。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在读到这一任命的命令时，几乎惊呆了。他差一点被这一恶作剧气疯了。他打电话给师部，可是……得到的是一个难以反驳的回答：“是你自己把他作为一个优秀连长推荐来学习的！”

丘马科夫把当时发生的这一切看成是命运对他丧失原则的严厉惩罚。卢卡托夫开始指挥一个营了。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现在回忆起当时那个卢卡托夫营长，记忆里清晰地再现出那时团里生活的画面。在列车包厢里